

裨海 六十八

鶴林 玉露 五之八

					漢書門
			三一五七		
			四二		
			二		
100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七		三一五七	漢書
函	一〇〇	冊	
架	二〇	號	類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68)
函號	370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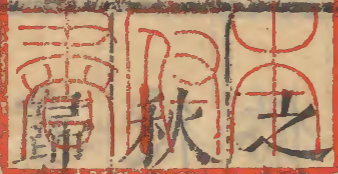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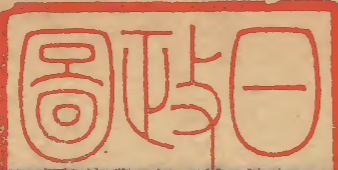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五

宋廬陵羅大經著

明

會稽薛濬校

庫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

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

歸曾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

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

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

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



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爲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

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楚薦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已嗚呼



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為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儋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

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



東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  
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  
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  
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八八  
桂林石山恠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  
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  
忽嶒峩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竒石疑是虛  
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  
洞之瑰恠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

嘗游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  
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  
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  
白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畧曰  
瑰竒恠搜討貝闢青瑤房方隘疑未巷叢敞如華  
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鍾鼓鏗  
擊撞鼉鼉左顧龜信信欲吠厖丹龜儼亡恙芝田  
藹生香搏噬千恠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浣但  
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妙剡剡



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曠日光。隔世疑恍  
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  
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  
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此流。令  
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  
無底。兩岬石如虎豹。獮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  
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  
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厓上。夏間望見荷葉田  
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宜春傅公謀詞云。艸艸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  
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  
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  
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  
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  
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之  
爲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二  
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  
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



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  
酸文嘗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艸夕陽  
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  
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  
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帥  
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  
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  
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

深規警人主也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  
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  
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  
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  
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逍遙子卽擁  
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知此乃能壓難成功此  
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  
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



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

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爲塵垢糝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



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  
聞為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  
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  
甘於一死者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  
一也

杜成已為相以為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  
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客者  
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  
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

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  
也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曾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  
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  
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  
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覘其所養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  
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  
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



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宵襟豈爲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爲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



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徃徃類此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

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羨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



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詭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高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歐陽公居未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襄事禱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餘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

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穎昌山水作思穎詩退休竟老焉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息間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穎昌游我公不向螺江



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得睨視嘗  
游後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  
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  
此

東坡替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  
而文是爲三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  
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  
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

也願與諸君同力賑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跡坡谷  
集所不載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  
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  
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  
况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  
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  
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  
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



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爲而歸其貲魯國何爲而考其官今也歸貲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官而加嚴事

之禮徒以桓之將爲君也桓將爲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非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訕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者



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事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爲  
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  
幹官差遣某切以爲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  
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  
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  
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  
民繫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陵轍  
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

愚意以爲可且爲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  
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  
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  
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其父之母五哥  
卽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平  
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  
爲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  
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噐用完備又於七倉前  
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



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五代史漢王重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  
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  
書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  
橫不如歐史矣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  
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窓竹  
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  
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啟關藥窓誰伴醉開顏

一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  
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  
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  
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  
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  
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  
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  
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  
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



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層歸  
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  
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  
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  
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濕衣  
張演云鷺湖山下稻梁肥豚柵雞栖對掩扉桑柘  
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  
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

之取其興也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  
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  
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  
大供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  
宋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  
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  
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  
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魚大者絕少



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  
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  
道這婆子村裏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

道公義棗曰今平掛於背背背人最東初如林  
薰美棗而以次品其喻士嘗冬月刻林製其沃和  
陳文帝却臣封美棗端端林四丈潛其背以土品  
之其美也

鶴林玉露卷之六

宋廬陵羅大經著 明會稽商濬校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旣稱絕世無天  
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  
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  
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  
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  
范士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  
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



濶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  
或不愧重肯欵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  
咎爲館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  
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  
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回  
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  
詩醞藉風流未易優劣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  
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  
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  
無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  
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  
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  
服東野之先見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  
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  
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



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蕪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

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惰必警輕必



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薙耘鋤  
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躡等不陵  
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握苗郭橐駝之善  
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  
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叅天溜雨之日也治  
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  
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  
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於一  
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

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寢遠道家里諺之說  
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  
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  
槲棘爲美櫝認稊稗爲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  
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  
如之何曰在早辨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  
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  
虱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竒語也



鶴林玉露 卷六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膾鯁餌之念洗滌未淨徃徃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

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脇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卽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



嘗脩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脩於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脩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老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爲吉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

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爲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爲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



誠齋爲秘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案  
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  
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  
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爲蝤蛸延之戲呼誠齋爲  
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  
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  
可食人蓋蝤蛸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間居書閣  
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  
齋寄詩云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冒金欲流亦

以蝤蛸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  
萬象爲挫瓌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  
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宋寧宗旣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  
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化胃不能無功亦須分些  
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  
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  
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  
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



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間常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爲較况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司馬溫公王荆公曾南豐最推尊楊雄以爲不在孟

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楊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旣受其爵祿則是甘爲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踈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惡



名而為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

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

其心齊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

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

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

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

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

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

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來王璘反便從與

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

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

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

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

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

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



无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間居  
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  
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  
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  
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  
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  
之踈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

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自

樂天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  
下廐馬萬疋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爲太  
僕卿太僕廐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  
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  
育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  
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  
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



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育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蝸腹蛇跗以至於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艸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

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漚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



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  
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  
可不擇也乃若塋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  
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  
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  
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  
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  
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  
應木花於山栗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

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游塵矣  
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  
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  
不葬其親者有旣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  
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  
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  
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也  
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  
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



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  
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  
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  
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  
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  
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  
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  
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  
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

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  
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  
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  
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出  
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  
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  
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  
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



御林三書 卷六  
主張臣父以爲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  
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夫  
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  
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  
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仗  
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仗節死義之臣  
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  
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  
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酌  
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  
謂快活三郎者卽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  
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  
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侶言三郎郎  
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  
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



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

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其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游誠之南軒高第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卽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踈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詩



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  
味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常欲城薛客謂  
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鈎不能牽蕩而失  
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  
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  
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  
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

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  
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  
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  
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  
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鷲惟恐其不在靈  
囿間不亦異乎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之  
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  
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嚙氊未必得匈奴之要領



楚軍挾纜惟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疆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  
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  
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  
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  
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  
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  
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  
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

之意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  
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  
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敖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  
大賢也趙季仁舉侶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  
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  
季仁曰正是如此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



齊

人

傳濟敗于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  
甫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  
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入亦殺其父然則非  
自殺之一聞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  
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  
斯言矣乃知鷲猛之人育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  
有以發之耳

鶴林玉露卷六

終

鶴林玉露卷之七

宋廬陵羅大經著

明會稽商濬校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  
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  
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  
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  
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  
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  
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



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  
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  
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  
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  
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官  
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  
初聞南澗鍾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  
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  
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

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峯入肺  
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  
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冢嗣東山先生  
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覆羨真得皂囊書錦水  
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  
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陽  
官方啜羨左右來告驚懼羨覆于手手爲之傷暨  
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左次  
魏和伯子詩云鑿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



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  
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當塗也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  
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  
爲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  
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紫衫  
爲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  
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襴幘謁貴  
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

具襴幘揖毋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靜春  
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第也守衡陽日以冠裳蒞  
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  
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  
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  
襴幘揖毋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  
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  
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



民與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  
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造  
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  
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  
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押闔之士皆  
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  
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  
可非秦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  
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

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  
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  
君者也秦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  
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  
和之則過矣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  
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鳴  
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  
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



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  
三孱不滿隄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爲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爲  
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獎杜棕不  
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  
夫爲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  
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  
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爲元  
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

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  
所以爲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  
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  
紅玉尤爲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  
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  
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  
蘇軾嘗薦之已不須易高宗曰令時管事譚稹爲  
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



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  
 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  
 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  
 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修之害者何  
 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  
 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  
 反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  
 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

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旣請月俸又  
 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  
 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  
 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旣不自  
 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  
 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  
 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  
 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  
 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



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爲鈍兮  
鉛刀爲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兮乃反謂子爲  
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  
惟干戈省厥躬朕旣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  
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  
乃好義姊夫楊君玉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父  
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  
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  
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  
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  
不爲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  
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  
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  
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  
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  
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



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  
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眄識  
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  
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  
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  
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  
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傅欽之蘇子瞻勸其防  
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

事此惟有大力量方能爲此言張宣公云使其當  
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  
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  
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  
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隣初叅大  
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隣詩云父母人皆  
有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  
晨衛雞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



齊呼舞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頭學  
官擊節一時傳誦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  
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  
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  
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  
怙終不悛則當爲共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  
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  
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

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  
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  
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  
曰曉來雲物甚竒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卽對  
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  
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瀕洞不  
可撥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



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  
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  
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  
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爲新奇兼與中有  
比意味更長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  
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  
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曆收

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  
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情康之  
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寔廣視宣  
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  
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產怨禍必及子孫  
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後天下  
乃可爲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  
未聞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



以論語二句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畧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林勳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畧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

爲頃頃九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二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千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爲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



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爲農正掌勸督耕  
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  
井之稅爲米五萬一千石爲錢一萬二千貫以此  
爲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  
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爲地八十畝餘二十  
畝以爲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  
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  
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  
以上者爲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爲次農其無田而

爲開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爲游惰末作者皆驅之  
使爲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爲正田以其餘爲  
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  
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  
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爲良農凡  
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  
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  
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業若  
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



之官毋苛奪以賈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畧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畧尚以爲難况均田乎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卽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

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隳其職分也

李彊父爲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丘彊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



取所祠畫象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  
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  
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  
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  
不成林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餽  
遺小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  
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  
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

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  
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卽命請見待之如初  
宋果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  
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  
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  
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  
也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上  
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



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  
下句日中有風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  
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  
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  
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  
秦少章從蘇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  
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伯前後山  
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

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  
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後山之味未陸象山云  
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  
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  
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  
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  
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  
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  
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



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裏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

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爲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川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爲刪



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自昔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烏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

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歆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間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譎浪偏相宜想范野人固亦可人之流也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徃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



鶴林玉露 卷七  
悟心爲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  
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  
知道可乎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  
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  
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大  
余謂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  
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  
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

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爲伍矣

韻書釋豉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常州官興縣黃士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異秀不  
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餽曰此紅友也坡曰此友  
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

鶴林玉露卷七 終

鶴林玉露

卷七

犬



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官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  
力當時太學諸生日大年傍宜亦一黜曰梁成大  
余謂人之信信不過味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  
諸書鞞短云晒盥幽殊四字甚工約豪富之賄賂內  
主少吾意大亦蓋與焉矣姓之父母是有害於

鶴林玉露卷之八

宋廬陵羅大經著 明會稽商濬校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  
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  
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  
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繡鞍誠  
不如芒屨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  
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



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  
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  
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秉外  
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  
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  
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  
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  
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  
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

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  
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  
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  
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  
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  
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  
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  
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  
解憾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



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則  
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  
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  
作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  
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  
有常皆炯自如者也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心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  
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

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  
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  
牀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  
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  
僕至以銀杯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  
曰佳銀杯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  
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  
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迺  
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  
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  
以爲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  
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  
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  
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  
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  
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  
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

公明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  
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  
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冥殘盃冷炙  
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  
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爲千載  
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  
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  
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栢舟之爲宗  
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



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熱者非以一去爲難也此論精矣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爲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干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



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  
半宴歸宮漏未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  
風人之體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利  
方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  
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  
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  
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巢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  
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  
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  
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芒香閣閣老新裁豸角  
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  
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  
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  
室之流與有道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東坡批答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  
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



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真西山批答叅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壻也告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

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幸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頴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鷓鴣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



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  
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  
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  
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  
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  
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捨竹中蜘蛛不復入但  
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回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  
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蠶醬矣蓋蜘蛛搖腹之  
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

之恣啖群蛙自以爲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  
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爲莫吾禦矣而  
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內毒  
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  
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  
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  
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  
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



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  
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  
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  
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  
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  
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  
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  
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

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  
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  
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  
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  
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  
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  
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  
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其殊有愧色其



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  
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  
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  
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  
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  
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  
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  
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  
世不共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  
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大學  
諸生之詩曰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  
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  
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一狂  
僕佐之復讎謀踈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  
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  
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



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  
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  
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  
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  
魄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  
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  
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復不顧邦法是時大旱  
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  
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

不免陵轍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  
史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  
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  
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  
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  
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一側之中凜氣橫秋揮  
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  
帝從民望令免胃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  
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堯



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  
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  
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  
時亦有以此問彦章者。彦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  
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  
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耶。然李實真小人。與伯紀  
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彦章失於後之過毀。譽  
猶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

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  
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  
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  
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  
做甚麼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  
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  
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  
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

活絡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  
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  
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  
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  
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  
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  
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奈擾何  
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  
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  
計樂推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  
之可爲酸鼻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  
聚歛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  
理君豈棄此物卽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  
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  
迎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  
送迎幕張雲匝匝車列鑑鮮明豈是朘民血空教



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宛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  
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爲金碧煒煌臣以爲塗  
膏爨血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至哉言乎  
信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  
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  
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  
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旣比之

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  
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  
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  
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  
决身殲之歎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  
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  
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



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  
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  
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  
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  
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  
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  
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  
之韓公遽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  
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

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  
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  
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  
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死  
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  
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  
服范希文

劉无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王豪兇人也  
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无城惇大



喜卽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鍾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於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歿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



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  
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  
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  
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  
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  
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  
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  
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  
心乎

苗傳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帥苗  
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  
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今僚屬宣詔  
但爲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斂之大犒諸軍  
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  
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世忠將士  
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  
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  
頭歸苗傳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



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  
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  
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  
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  
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  
指爲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已事不知盡  
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  
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

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  
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  
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裊風煙如今各樣新裝束典  
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  
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鶴林玉露卷八

鶴林玉露 卷八



高僧王

卷八

歸林玉露

八

臨平地黨地拒不得前世思

佛正彦近人圖心獲斬首拜公知樞密

臨平府年纔三十二

楊誠齋則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

草市出而吹意鉢束亦自育利了眾事更多今

法哉玉賣味顛顛一執翅結然映帳蒙之東臨我

賦十二平亦汗闕臨風動吹今各熱蕪紫束與

登策於畫袖以岳蒙其真南金限精云卷則云

矣景未映管了樂然之事更久也余同平率南金



